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六

竟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斷人命學處第三之一

總攝頌曰

初緣駄索迦  
竟六內身等行殺  
毒害起屍鬼

後論浴室事

別攝頌曰

駄索迦波洛  
善語及吉祥  
鉢衣并隨船

長者鹿梵志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遊多林給孤獨園

時此城中有二苾芻一名駄索迦二名波洛迦得意相親共爲交友彼於異時波洛迦染患駄索迦爲看病人時波洛迦忽於夜中大聲啼泣駄索迦問曰具壽何意啼泣報言我患飢渴所逼駄索迦報曰具壽於出家法當可抑之假今有食無授與人況復今時無食可得彼便啼泣迄至天明云我飢渴駄索迦曰具壽且嚼齒木我問醫人至醫人處報云賢首今有少年忽嬰時患彼所宜者當爲處方醫人報曰聖者彼之苾芻應與如是如是

藥時波洛迦於駄索迦去後便從牀起整衣服著革屣取君持執齒木出門外澡漱已有餘苾芻問曰具壽波洛迦何意通宵困苦啼泣報言我極飢渴問言我有水粥何不噉之答言極善我今須噉既噉足已復有苾芻問言具壽我今有乳酪粥餅及肉羹何不食之報言欲得即使就房貪餐食之遂便太飽側躺而卧時駄索迦問醫人已疾疾而還醫所說藥兼亦持至告言具壽波洛迦宜可起嚼齒木報言已了駄索迦言善好即爲作壇措

拭銅器喚起可食護彼意故即便起坐時駄索迦令人持食而授與之取兩三匙食而便臥駄索迦曰具壽何意不食報言我情不欲告言汝於通夜極相惱亂啼哭稱飢今我與食而云不欲汝於今者定死不疑時餘苾芻竟六二報言具壽駄索迦無勞見逼已於我處噉水乳酪粥薄餅及肉並皆飽足駄索迦問波洛迦曰具壽汝實食噉美飲食耶即便徐徐緩聲愧而言曰我已噉訖時駄索迦便告之曰我爲汝故衣鉢罄盡發修善業而爲給侍汝

自於身不善將慎寧噉毒藥不應如是食所  
忘食時波洛迦聞此語已深懷愧耻便作是  
念同梵行者善哉此言責及於我乃至寧噉  
毒藥不食忘物我今實可服於毒藥即從座  
起於雜藥囊中檢得毒藥遂便噉之藥發暝  
眩幾將欲死兩眼翻戴口中嘔沫啼泣唱言  
默索迦我死我死時默索迦聞已驚怖而至  
聞言具壽波洛迦何不忍疾而啼泣耶波洛  
迦曰聞汝爲我求藥辛苦不自將慎寧服毒  
藥不應如是噉所忘食我便生念同梵行者

爲我劬勞不能自憇我今當可服其毒藥遂  
於囊中檢見毒藥即便噉之時默索迦聞是  
語已悲淚盈目而告之曰具壽汝今何故作  
不善事即便疾走往問醫人其藥毒烈勢不  
可持遂便命過時默索迦醫處得藥馳走而  
還見波洛迦命已終沒便生追悔作如是念  
竟六三  
默索迦我死我死時默索迦聞已驚怖而至  
聞言具壽波洛迦何不忍疾而啼泣耶波洛  
迦曰聞汝爲我求藥辛苦不自將慎寧服毒  
藥不應如是噉所忘食我便生念同梵行者  
令彼病者聞已求死若作是語者得越法罪

此是緣起然而世尊尚未爲諸聲聞弟子於  
毗奈耶制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二苾  
芻一名善語一名吉祥情義相得共爲親友  
善語苾芻捨畋獵出家吉祥苾芻捨長者出  
家有二童子是善語外甥父母俱亡流離巡  
歷至逝多林門外而住是時善語出門遇見  
審觀顏貌知是宿親即便告曰汝之父母今  
在何處童子答曰並已身亡善語聞已不覺  
流淚時諸苾芻見而問曰此二童子是何人

耶答曰是我外甥苾芻告曰既是舅親何不  
收養答曰我行乞食尚不自供況復於他而  
能存養苾芻告曰今此二子供給苾芻樹葉  
華果及以齒木苾芻當與鉢中餘食令得充  
濟時善語聞已即便收養是二童子稟性恭  
勤善爲給侍爲諸苾芻取樹葉華果及供齒  
木時諸苾芻惠以餘食并給衣資既經多時  
年漸長大容貌充滿曾於一時在寺門前遊  
戲而住有餘親屬手執弓箭於逝多林前逐  
鹿而過問童子曰汝等何緣得住於此童子

報曰我舅於此釋子中出家我依而住獵人  
告曰汝舅爲人不自存活於釋子中而求出  
家汝等豈復不存活耶應可立志習其父業  
竟六  
童子即便報親屬曰舅於我等實有深恩今  
可詣彼諮詢其事便往舅所白言聖者我今  
奉辭欲習父業舅即報曰我以信施養汝二  
人云何於今還修惡行二子白曰設令頂繫  
金蔓我尚須棄熟能捨置祖父業乎遂不用  
舅言俱捨而去作畋獵事以自存活吉祥曰勿於  
祥身與重患善語爲看病人于時吉祥爲病

苦所逼便自生念我今持戒不造衆惡天堂  
解脫如隔輕慢今宜捨棄苦所依身當生勝  
處復作是念我今苦逼誰當行殺斷我命耶  
遂憶善語有二外甥稟性麁暴彼能殺我何  
假餘人作是念已告善語曰具壽仁之外甥  
今在何處報曰彼二名字我不喜聞皆以信  
施而爲存養彼於今時俱行惡業問其祖父  
爲捕獵事斷諸生命以自存活吉祥曰勿於  
彼二生嫌恨心然彼二子在逝多林乃至毘  
毘未曾見害惡人勸誘今爲殺業仁今特宜

於彼惡黨勸令捨離仁行出外我病獨居更無餘人能相供侍仁若見者可喚將來令看侍我是時善語出行乞食便見二子販肉屠肆外甥見舅俱來禮足善語于時恨而告曰我與汝等是何親屬答言是舅竟六五彼具壽吉祥復是何親答曰彼亦是舅便告之曰自汝去後彼嬰疾患曾不重來暫與相見答言我實不知今即往看欲何所作報言彼有教者汝當爲作語已而去時彼二子便詣吉祥禮雙足已在一函坐吉祥見已告二子曰聖者善

語與汝何親答言是舅我今與汝復是何親答亦是舅吉祥告言我比嬰患汝曾不來暫看於我答言阿舅我實不知纔始聞說我等即至吉祥告曰汝等願我生天堂不答言願生告言若如是者我向他方豐樂之所天堂解脫如隔輕幔我願捨棄苦所依身當生樂處汝今宜可斷我命根彼便答言何有是事假使餘人來害舅者我當殺彼寧容我等共斷舅命告曰善語豈不已告汝等彼有教者汝當爲作報曰聞說若聞說者宜相用語與

我斷此煩惱命根彼時二子共相議曰豈非我舅先有籌量故喚我來作如是事時二子中一極麤獵即持利刃割斷喉命便以白麤通覆死屍時善語還而告之曰汝等看守病人豈得令睡答言阿舅此舅今睡更無起期善語聞說驚恠異常便自思曰我今宜應更審尋問是時二子具述事緣是時善語心生惶怖便去白麤見其被殺心即追悔豈非我是求持刀者斷他命耶時彼善語親愛別離

卓自每恨具以此事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

佛告諸苾芻彼苾芻無殺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令無智人爲看病者必有他緣須自出外於不善解看病之人當可教示勿令病者非理損害墮水火食諸毒持刀斧墮崖懲或陞高樹食所忌食皆應遮止無令因此而致傷害若苾芻今無智人瞻視病者又不善教棄而出去得越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竟六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苾芻所用鉢有孔色壞有孔餘苾芻告言具壽汝

多有所須瓦籠牛糞及油麻滓等苾芻告言具壽汝若無鉢豈得存耶報曰我無鉢者寧復得存然於其處有一苾芻身嬰重患不久

命終彼有一鉢光淨圓好堪得受用彼若死者我當取之諸苾芻聞而告曰具壽汝爲鉢故生此極惡旃荼羅心彼聞慚耻復生追悔默爾而住將非我今有犯罪耶即以此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苾芻無願死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爲鉢生此極惡旃荼羅心起此心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

護持其鉢當如眼睛應綴者綴應熏者熏若苾芻有鉢應合熏綴而不爲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苾芻僧伽胝衣破弊塵垢有餘苾芻告言具壽汝僧伽胝破弊塵垢何不浣染縫治報曰若修補者多有所須柴薪染汁針線盆等苾芻告曰汝若無衣得存濟耶答言我若無衣寧不得存濟然於某處有一苾芻身嬰重病不久命終彼有僧伽胝衣新染赤色堪得受用我

當取之諸苾芻聞而告曰具壽汝爲衣故生此極惡旃荼羅心彼聞慚耻便生追悔默爾而住將非我今有犯罪耶即以此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苾芻無願死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爲衣生此極惡旃荼羅心起此心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護惜衣服當如身皮應浣染縫治者當隨事作若不作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勝軍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於同類族

娶女爲妻未久之間婦便懷妊經於九月遂誕一男色相端嚴人所樂見經三七日歡會宗親其父以兒告諸親曰此兒今者欲作何名衆人議曰此是長者勝軍之子應與立字名曰大軍未經多時復生一子顏貌奇特倍勝於兄人相圓滿乃至廣說如前詳議大軍之弟名曰小軍後時勝軍其妻亡沒禮送林野以火焚之日月既淹憂懷漸捨便自思惟我更娶妻恐惱二子大軍成立即爲娶妻長者不久便遭衰疾雖加藥物羸頓日增慰喻

二子而說頌曰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說此語已即便命終備具凶儀焚之郊外大  
軍爲父廣修福業自念慈父在日供我衣資

竟六八 今既身亡宜自求覓無墜家業我今應可持

諸財貨往詣他方求利取活作是念已告小  
軍曰弟今知不慈父在日衣食無乏棄背之  
後須自營求汝宜在家勤心檢校我欲求利  
暫往他方隨有所得以存生計弟答兄曰善

哉是時大軍多齋貨物往詣他方凡所經求  
無不諧偶書報弟曰我甚安隱多獲利財汝  
宜歡慰善知家業因貪利故更詣遠方後於  
異時重以書報如有頌曰

由貪故求利 得利轉生貪 應作不應作  
爲貪皆忘失

展轉求利遠趣邊方經歷多年音信無繼其  
大軍婦豐衣美食欲念便生即於小軍現姪  
染相小軍不許欲念更增告曰仁何不念小  
軍聞之掩耳告曰勿作此言長嫂如母女人

情偽不學而知遂著弊衣歸父母舍現憂惱  
相卧麤惡牀母及家人俱告之曰有何憂苦  
而至此耶白言女人苦事可不共知我被欲  
心之所纏逼母以種種方便而誨喻之然於  
竟六  
弊牀寢卧不起重白母曰我被欲心所逼母  
應爲我求別丈夫其母俛仰而告之曰汝之  
小郎容貌端正何不求之答言我已苦求彼  
不相許母便告曰汝豈不見諸餘婦人夫婿  
遠行專守貞操汝今何意獨懷憂苦報曰彼  
之夫主時有信來可有希望我夫信絕定是

身亡母雖勸誘仍卧不起復白母曰且置餘  
語宜可爲我求覓丈夫若違我情必私逃竄  
二家門族招大惡聲于時父母宗親共相議  
曰觀此女意鄙見不移宜應具諸飲食以命  
小軍小軍蒙召便來赴席食已告小軍曰今  
有私事故令相屈仁之長嫂爲欲所逼可留  
心眷納勿使私奔小軍聞已便自思惟此嫂  
幼年來入我舍無宜輒遣別適異人又恐二  
家惡聲彰露作是念已閑意相從便共歸家  
以備妻室同居未久遂便有娘女伴見恠而

問之曰汝腹是何從何而得報曰我從夫去  
決志孀居汝等何因妄相點汙復有親密女  
人私相謂曰汝雖欲掩相貌已彰遂報有娘  
問言誰許答是小軍女伴告曰若是小郎此  
復何過腹既漸大兄有書來報小軍曰我此  
興易遂至遠方所有經求悉皆遂意汝勿憂  
惱不久當還小軍聞已深生悔恨私自念曰  
我憶大兄如旱思雨久絕音信身復不來我  
本無心作斯惡行鄙事彰露方始言歸世有  
言曰怨家之重無越侵妻兄來若知必害於

我今宜逃避竄跡遠方又更思量家鄉難捨  
今勝光王以釋迦子同王太子自在無礙我  
當就彼而爲出家兄縱迴還欲何所作即便  
詣彼逝多林中就一苾芻白言聖者我欲出  
家願垂矜許答曰財命非久能捨出家斯爲  
甚善遂與剃髮令服法衣并受圓具略教儀  
竟六  
式告言賢首鹿不養鹿相濟極難室羅伐城  
其處寬廣汝宜乞食以自資身小軍白言鄙  
波駛耶我今奉教即於晨旦執持衣鉢入城  
乞食遂至本家其妻遙見椎胷告曰小軍何

意棄我出家報曰勿爲此語爾豈不知我憶  
大兄如旱思雨書信旣絕身復不來我遂與  
汝作斯惡事兄來定知必害於我彼便報曰  
仁欲自免我復如何小軍曰我被他逼元無  
本心汝爲欲纏自當勉力言已捨去是時小  
軍有舊親識先解醫方詣其本家問小軍所  
在其妻報曰我被欺辱棄我出家問曰何在  
答曰在逝多林沙門住處如不信者可往尋  
求依言往求見苾芻衆形服相似不知誰是  
小軍詢問苾芻小軍何在時有苾芻指示其

處亦旣見已問小軍曰何不相語來此出家  
答曰不應責我輒爾出家具述兄書兼陳已  
過事不獲已而作沙門友人報曰我本解醫  
頗練方藥若懷胎者有藥能銷小軍聞之默  
然而住時彼知識即爲合藥令女送去與小  
竟六

軍婦屬曰此之散藥是小軍苾芻遣我送來  
暖水和服必得平善其女至彼具以事告婦  
聞取藥依教服之胎便墮落無妊娠相人共  
覺知諸女問曰胎今何在報曰我先已言夫  
婿行後孀居守志勿以惡事來相塵點時親

密文私告之曰汝先所云是小軍許何因今日云我先無答曰從彼而來還從彼去又問如何報曰小軍與我毒藥服已胎銷諸女相告各起譏嫌諸釋迦子能爲惡事非眞沙門與人毒藥令彼墮胎此之惡聲徧滿城邑皆云小軍苾芻作斯罪業諸苾芻聞便往白佛佛告小軍汝豈實作如是事耶白言不也世尊我但隨喜爾時世尊告諸苾芻由彼小軍無殺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於如是事心生隨喜若隨喜者得越法罪不久之間大軍

得利歡喜而還去城不遠且暫停住凡世間人聞善助喜見惡相憂有人報彼婦人大軍來到財利豐盈應生歡喜婦人巧詐不學而知既聞此言心甚憂懼著羸弊服卧在惡牀時彼大軍旣入城已於廊肆處安置貨物即便還家見其所居無吉祥相問僕使曰家主在何答云在室中卧聞已往就告言賢首汝聞我來豈不欣慶答言今聞仁至實生歡喜但仁所留小軍令守護我彼便壞我問曰何爲答曰小軍非理強見凌逼大軍報云彼不

欺汝是欺於我汝宜速起我能治之小軍今  
何所在答曰聞君將至私走出家問在何處  
在逝多林釋子之處報其妻曰彼處豈是施  
無畏城我當於彼以法治罰時有別人往告  
之曰小軍知不爾兄來至問曰兄有何言報  
竟大  
言汝兄作如是語彼逝多林豈是施無畏城  
我當以苦法治罰時弟聞已生大憂怖作如  
是念我由懼彼而來出家豈於此處還遭彼  
害雖知苾芻同王太子無有障礙然我有過  
若來相見必害於我我今宜應逃避而去是

時小軍作是念已便白師曰駢波駄耶我由  
怖彼而求出家聞彼欲來苦害於我本師問  
曰彼是何人白言彼是我兄今從遠來擬相  
屠害作如是語豈逝多林是無畏城當以苦  
法而欲治我雖知國法同王太子安隱無礙  
然我有過必害於我今宜避去其師告曰汝  
欲何之小軍曰我今欲詣王舍城師曰彼處  
有我知識苾芻可齋我書投彼而住必以恩  
慈護念於汝白言甚善時彼親教即便作書  
與彼苾芻曰此之小軍是我弟子今欲往彼

遠相投寄仁可流恩願垂覆護令安樂住時  
彼小軍既得書已禮師而出左右顧瞻情懷  
怖懼漸次而進到王舍城訪彼苾芻見已禮  
足以親教書而授於彼時彼苾芻披讀書已  
告言善來真壽我如汝舊師汝如我弟子宜

竟六

十三

於我邊受學佛法汝有所須衣鉢絡囊水雞  
條帶我皆資給今無闕乏然世尊說苾芻有  
二種所應作事所謂禪思讀誦汝今樂何白  
言我樂靜慮答言甚善依法而教時彼便往  
至寒林中棄屍之處策勸勤修斷諸結惑證

無生法得阿羅漢果離三界染觀金與土平  
等不殊刀割香塗了無二想如手搗空心無  
罣礙能以大智破無明殼三明六通四無礙  
辯悉皆具足諸有愛著利養恭敬無不棄捨  
帝釋諸天所共讚歎後於異時大軍往詣逝  
多林中問諸苾芻曰聖者頗有此城長者之  
子名曰小軍於此出家不答言有與汝何親  
曰是弟今在何處彼已遠去詣王舍城時彼  
大軍禮足而去便作是念設令往彼彼亦非  
是施無畏城我當至彼以法治罰大軍即多

齋路糧到王舍城往竹林中問諸苾芻曰聖者頗有室羅伐城長者之子名曰小軍先已出家來至此不報言彼與汝何親答言是弟又問今在何處在寒林中棄屍之處聞已即往而彼林內多有苾芻同修梵行入軍與弟離別既久有昧形容於衆人中卒未能識良父細察方始識知大軍思念彼若識我必起害心應且潛形別爲謀計便出林中四顧而望見有獵人執持弓箭欲求禽獸就而問曰仁今執持弓箭欲何所爲獵者報言我欲畋

遊問曰汝之所獲得利多少答曰或時得利或不得利問曰如若得利其數幾何答曰可得五六金錢即便報曰我今與汝五百金錢汝能爲我殺一怨家苾芻不時彼獵人由貪利故便取其物取已念曰此諸苾芻國王恩竟六許事同太子自在無礙我於朝夕常此往來若殺苾芻我之妻孥必當獄死又念我於晝日曾入此林心生恐怖身毛皆豎此諸大德十四勝行耶然而此人如白胡椒不知生處我旣

得物可反殺之即便彎弓形如吒字彀以毒箭洞貫心胷既遭苦毒便起惡心今此獵人反害我者必是小軍先爲謀計我今雖死於當生處誓害小軍發惡願已即便捨命遂於小軍門樞之下而作毒蛇雖阿羅漢若不預觀不知其事是時小軍因開門扇碾殺其蛇毒心不息後受蛇身於門上樞同前碾殺於牀脚下復作毒蛇如是四返於牀脚下皆被壓殺其蛇每死轉更受生身漸微細毒心增甚後於異時在衣笠間受毒蛇身是時小軍

獨於靜室默然而坐是時毒蛇由宿怨心擲墮身上以毒螫彼是時小軍遂便大呼告諸苾芻具壽有異毒蛇猛熾可畏小如鐵箸長四寸許墮我身上以毒相螫汝等俱來共捉我身昇出房外勿令於此身內潰裂如把塵砂開手便散竟六十五是時具壽舍利子去此不遠於一樹下宴坐思惟聞彼叫聲即便往就問小軍曰我不見汝顏容有異何故汝今作如是說有異毒蛇猛熾可畏小如鐵箸長四寸許墮我身上汝等俱來共捉我身昇出房外勿

今於此身肉潰裂如把塵砂開手便散是時  
小軍白舍利子言大德若於眼耳鼻舌身意  
有我我所於色聲香味觸法有我我所於地

水火風空識有我我所於色受想行識有我  
我所者如是之人可使諸根容色變異大德  
我今不然於諸根境六界五蘊無我我所豈  
使我今容色變異大德舍利子我於長夜所  
有我我所我慢執著隨眠煩惱已知已斷永  
拔根裁如斷多羅樹頭不復增長於未來世  
不復更生豈使我今容色變異時具壽舍利

子與衆多苾芻共昇小軍而出房外纔昇出  
已小軍之身百片潰爛如把砂塵開手便散  
是時尊者舍利子說伽陀曰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壽盡時歡喜  
猶如捨衆病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壽盡時歡喜 猶如捨毒器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死時無恐懼 猶如出火宅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以智觀世間  
猶如於草木 所作事已辦 不住於生死  
於諸後有中 其身不相續

爾時小軍既涅槃已尊者舍利子共諸苾芻  
收其骨肉焚燒供養往世尊所禮佛足已在  
一面住白言世尊小軍苾芻毒蛇隨身猛熾  
可畏如細鐵箸長四寸許蟄以害毒其身潰  
裂如犯塵砂開手便散今已涅槃世尊告曰  
十六

舍利子若小軍苾芻當爾之時誦此伽他及  
禁呪者不爲蛇毒之所中害身不潰裂散若  
塵砂時舍利子請世尊曰何謂伽他及以禁  
呪唯願世尊爲我宣說我等聞已咸共受持  
爾時世尊爲諸苾芻說伽他及禁呪曰

我於持國主及曷羅末泥緝婆金跋羅  
咸悉生慈念喬答摩醜目難陀小難陀  
無足二足等亦起於慈念於一切諸龍  
依水而居者行住有情類我悉起慈心  
一切人天衆神鬼及傍生咸皆獲利安  
無病常歡喜所見皆賢善不遇諸怨惡  
我悉興慈念毒害勿相侵我於崖谷險  
一切處遊行齧毒及害毒常勿相忤燒  
世尊大慈父所有真實言我說佛語故  
諸毒勿侵我貪欲瞋恚癡爲世間大毒

由佛真實力 諸毒自銷亡 貪欲瞋恚癡  
爲世間大毒 由法真實力 諸毒自銷亡  
貪欲瞋恚癡 爲世間大毒 由僧真實力  
諸毒自銷亡 滅除諸毒害 摩護而攝受  
佛除一切毒 妖害汝銷亡

竟六

十七

怛姪他唵 敦鼻麗 敦鼻麗 敦薛 鉢  
利 敦薛 捺帝蘇捺帝 雞捺帝 牟奈  
袞 蘇牟奈袞 彈帝尼 擺雞世 遮盧  
計薛 嘴毗盈具麗 莎訶  
佛告舍利子若小軍苾芻當時若自若他說

此伽陀及神呪者必免毒蛇之所侵害不令  
其身潰爛分裂如把塵砂開手皆散時諸苾  
芻咸皆有疑白言世尊唯願斷我疑念今欲  
請問小軍苾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而於今  
身生大富家多饒財寶復作何業由彼業力  
於世尊所而爲出家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  
復作何業由彼業力雖得聖果被毒蛇螫逼  
惱身心而入涅槃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此  
小軍苾芻曾所作業必須自受而彼小軍自  
所作業增長時熟緣變現前如影隨形必定

感報無餘代受汝諸苾芻若人所作善惡之業不於外界地水火風今其受報皆於自身蘊界處中而招異熟即說頌曰

假今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諸苾芻於往昔時無佛出世有獨覺聖者出現世間哀愍貧窮自常受用弊惡衣食獨如麟角惟一福田時有一村獵師居住去村不遠有大林池於彼池邊多諸禽獸之所棲集時彼獵人多置機弶膠罿索於日日中

多獲鳥獸是時獨覺遇至彼村在天祠中依止而住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村乞食既得食已便作是念此之天祠人多誼雜於聚落外有寂靜林我當乞食在彼而住漸次求覓遂到池邊見有靜林堪得居住便以衣鉢置在一邊濾水觀蟲以洗手足取諸落葉布地而坐飯食已訖洗手及鉢安置鉢已即便洗足於一樹下跏趺而坐威儀寂定猶如龍王盤身而住即於是日聞人氣故禽獸不來時彼獵人晨朝早起詣彼池邊徧觀機弶一無

竟六

十八

所獲便作是念我於他日機緣不空何故今時一無所得即於池邊四望觀察遂覩人跡尋蹤而至便見獨覺威儀寂靜跏趺而坐見已生念我今觀此出家之人威儀寂靜似愛住處若我今者不斷其命能令於我衣食斷絕以毒害意不觀未來即便彎弓彀其毒箭中彼要處時彼聖者作如是念豈得令此無識獵師長於惡趣受大苦惱我應授手拔濟今出猶如鶴王飛騰空界身出水火現大神通諸異生類見神通者速即歸依如摧大樹

遙禮彼足而白之曰真實福田唯願速下唯願速下我癡無識沉沒欲泥願見慈悲哀憐濟拔是時獨覺爲愍彼故縱身而下獵師悲感跪拔毒箭以物繫之白聖者願至我家爲辦瘡藥若須金泥用塗瘡上亦爲求覓于時

獨覺便作是念今我此身臭爛膿血所應得

竟六

十九

者今已得之我今當可入無餘依妙涅槃界還昇虛空現諸神變而入涅槃時彼獵師多財大富以諸香木焚聖者身復持牛乳而滅於火便將餘骨盛置金瓶四衢道邊起舍利

羅塔并持種種繒蓋幢旛華香伎樂伸供養已至心禮塔而發願言我實愚迷不識善惡遂於如是真實福田造極重罪願於後世勿招惡報所有供養善根於當來身常處富樂豐饒受用顏容端正見者歡喜具足如是殊勝福德當得承事最勝大師不生厭倦諸苾芻汝等當知彼獵師者即小軍是由於昔時以毒藥箭射彼獨覺要害之處此惡業力便於無間大地獄中滿足一劫受燒然苦有餘殘業於五百生中常被毒害雖復今身得阿

羅漢果還遭毒害而入涅槃由彼發願生富樂家顏容端正乃至今時莫不備受廣說如上乃至於我法中而爲出家斷諸結惑證阿羅漢果我於百千俱胝獨覺之中爲最勝師彼承事我不生厭倦是故苾芻汝等應知若純白業得純白異熟若純黑業得純黑異熟若黑白雜業得雜異熟汝諸苾芻當捨純黑業及以雜業於純白業當勤修學此是緣起仍未制學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六